

編號：136

## 醉翁亭記

歐陽修

環滁皆山也<sup>1</sup>。其西南諸峯，林壑尤美<sup>2</sup>；望之蔚然而深秀者<sup>3</sup>，琅邪<sup>4</sup>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漸聞水聲潺潺，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，釀泉也。峯回路轉，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<sup>5</sup>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誰？山之僧曰智僊也<sup>6</sup>。名之者誰？太守<sup>7</sup>自謂也。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<sup>8</sup>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

若夫日出而林霏開<sup>9</sup>，雲歸而巖穴暝<sup>10</sup>，晦明變化者<sup>11</sup>，山間之朝暮也。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間之四時也。朝而往，暮而歸，四時之景不同，而樂亦無窮也。

至于負者歌於塗，行者休于樹；前者呼，後者應；偃僂提攜<sup>12</sup>，往來而不絕者，滁人遊也。臨谿而漁，谿深而魚肥；釀泉為酒，泉香而酒洌<sup>13</sup>；山肴野蔌<sup>14</sup>，雜然而前陳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樂，非絲非竹，射<sup>15</sup>者中，弈<sup>16</sup>者勝，觥籌交錯<sup>17</sup>，起坐而誼譁者，眾賓懽也<sup>18</sup>。蒼顏白髮，頽然乎其間者<sup>19</sup>，太守醉也。

已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，太守歸而賓客從也。樹林陰翳<sup>20</sup>，鳴聲上下，遊人去而禽鳥樂也。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

醉能同其樂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謂誰？廬陵歐陽修也。

## 一、作者簡介

歐陽修（公元 1007 – 1072），字永叔，號醉翁，死後謚「文忠」，世稱「歐陽文忠公」，吉州廬陵（今屬江西）人，北宋著名文學家、史學家，文章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歐陽修四歲喪父，由母親鄭氏教養。為人勤學聰穎，家貧買不起文具，其母便「以荻畫地」，即以荻桿畫地教他寫字認讀。歐陽修於宋仁宗天聖八年（公元 1030）中進士，當時才廿四歲，任館閣校勘。仁宗景佑三年（公元 1036），因直言論事被貶夷州。仁宗慶曆中任諫官，因支持范仲淹改革，被誣貶知滁州。後官至翰林學士、樞密副使、參知政事。晚年曾主持進士考試，錄取了蘇軾、蘇轍、曾鞏等人。對文壇影響甚鉅。晚年隱居穎州，自號「六一居士」。

歐陽修文學成就甚大，主張文章應「明道」、「致用」，反對宋初以來綺靡的西崑文風，並積極培養後進，為北宋古文運動領袖。散文說理暢達，抒情委婉。詩風與其散文相似，語言流暢自然。其詞婉麗，承襲南唐餘風，現存詞二百多首。其古文代表作有《醉翁亭記》、《秋聲賦》等。其寫文章，「草就紙上、粉於壁，興臥觀之屢思屢議」，即喜歡將草稿貼在牆上，起牀和睡覺前對草稿細思細改，其妻亦憐其苦，問他為文如此執着是否怕對不起老師，他答道：「不畏先生嗔，卻怕後生笑」。王安石評其文謂：「充於文章，見於議論，豪健俊偉，怪巧瑰琦。其積於中者，浩如江河之停蓄；其發於外者，爛如日星之光輝；其清音幽韻，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；其雄辭閎辯，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。」（《祭歐陽文忠公文》）蘇轍稱其文「雍容俯仰，不大聲色，而文理自勝」（《歐陽文忠公神道碑》）。歐陽修文章學韓愈，而又不受限於韓愈，其如清池曲水般碧波蕩漾的風格，有別於韓文如長江大河的渾浩流轉。

歐陽修在史學上亦頗有成就，曾與宋祁合修《新唐書》，並獨撰《新五代史》。又喜收集金石文字，編為《集古錄》，對後世金石學甚有影響。有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存世。

## 二、背景資料

本文寫於宋仁宗慶曆六年（公元 1046），即歐陽修被貶滁州的第二年。慶曆五年（公元 1045），范仲淹、富弼、杜衍、韓琦等革新派與呂夷簡等為代表的保守派鬥爭十分激烈。范仲淹等推行「慶曆新政」，向宋仁宗陳述「十事」，主張改革官制、選賢任能、嚴肅法紀、裁抑特權、輕賦稅、減徭役等，最後失敗告終，各人相繼被貶，歐陽修亦因為支持范仲淹改革，而被貶滁州。被貶後，歐陽修寄情山水，經常宴請賓客，與民同樂，以排遣抑鬱之情。《古文觀止》評此文謂：「逐層脫卸，逐步頓跌，句句是記山水，卻句句是記亭，句句是記太守。似散非散，似排非排，文家之創調也。」

### 三、注釋

1. 環滁皆山也：環繞着滁州城的四面都是山。滁：滁州即今日安徽省滁縣。㊦[除]，[ceoi4]；㊧[chú]。
2. 林壑尤美：樹林和山谷尤其優美。壑：山谷。㊦[確]，[kok3]；㊧[hè]。
3. 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：遠望上去，樹木茂盛，幽深而又秀麗的。蔚然：草木茂盛貌。
4. 琅邪：即瑯琊山。在今滁縣西南十里。邪：㊦[椰]，[je4]；㊧[yé]。
5. 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：有一座亭子四角翹起，像鳥張開翅膀一樣座落在泉水之上。
6. 山之僧曰智僊也：是山裏的和尚智仙。僊：音義同「仙」。
7. 太守：官名。守：㊦[瘦]，[sau3]；㊧[shǒu]。
8. 醉翁：歐陽修謫居滁州時，自號「醉翁」。
9.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：像那太陽出來而林間的霧氣散了。若夫：文言發語詞，相當於「要說那……」，「像那……」。霏：霧氣。
10. 雲歸而巖穴暝：煙雲聚攏起來，山谷就變得昏暗了。巖穴：山谷洞穴。暝：昏暗。㊦[名]，[ming4]；㊧[míng]。
11. 晦明變化者：這或暗或明、交替變化的景象。晦：暗。
12. 偃偻提攜：老人彎着腰，小孩由大人牽着抱着。偃偻：特指脊樑彎曲、駝背，這裏指老人。偃：駝背。㊦[瘀]，[jyu2]；㊧[yǔ]。偻：脊背彎曲。㊦[流]，[lau4]；㊧[lǚ]。提攜：由大人扶着走路的孩童。
13. 泉香而酒冽：一作「泉冽而酒香」。泉水清澄，美酒香醇。冽：水清澄貌。㊦[列]，[lit6]；㊧[liè]。
14. 山肴野蔌：野味野菜。蔌：蔬菜的總稱。㊦[速]，[cuk1]；㊧[sù]。
15. 射：古代宴飲時的一種投壺遊戲，賓主依次序投箭於壺內，投中的按規定的杯數喝酒。
16. 弈：下棋。㊦[亦]，[yik6]；㊧[yì]。
17. 觥籌交錯：酒杯和酒籌交互錯雜。觥：酒杯。㊦[轟]，[gwang1]；㊧[gōng]。籌：酒籌，古代宴會上行酒令時飲酒計數用的籤子。錯：交叉着。㊦[co3]；㊧[cuò]。
18. 眾賓懽也：是眾位賓客歡樂的樣子。懽：同「歡」。
19. 頽然乎其間者：醉醺醺地坐在人群中間，這是太守喝醉了。頽然：原指精神不振貌，這裏形容醉態。
20. 樹林陰翳：樹林茂密成蔭。翳：隱藏，遮蔽。㊦[縊]，[ngai3]；㊧[yì]。

### 四、賞析重點

本文分成五段。第一段寫醉翁亭附近的景色和它命名的由來。首先寫滁州四面是山，而西南眾峯之中，樹林和山谷尤其優美。接着帶出琅邪山：遠遠望去，樹林茂盛、幽深秀麗者就是琅邪山。然後帶出釀泉：沿琅邪山之山路走六

七里，漸聽到水聲潺潺，水流從兩座山間飛瀉下來的，就是醞泉。繼而引出描寫主角醉翁亭：山勢迴環，道路彎轉，有一座亭子四角翹起像鳥張翅一樣座落水邊，就是醉翁亭。此段最後作者簡介醉翁亭的由來：造亭者是山裏的和尚智仙，命名者是太守以自己的別號「醉翁」稱之。命名的本意是醉翁的心意不在酒上，而在山光水色之中，至於遊賞山水的樂趣，是有感於心而寄託在酒中罷了。

第二段主要是寫景，有朝暮之景和四時之景。朝暮之景是：太陽出來而林間霧氣消散，煙雲聚攏而山谷洞穴昏暗，如此由明轉暗，由暗轉明，交替變換，就是山中的早晚了。四時之景是：春天野花開放而散播幽香之氣；夏天美麗的樹木枝葉繁茂而一片濃蔭；秋天風高氣爽，霜露潔白；冬天水流減少，石頭露出水面。此段最後作者歸結四時賞景的感覺是：朝去暮來，四時之景色不同，而樂亦無窮。

第三段寫滁人出遊和太守與眾宴會，以及眾賓歡而太守醉的情景。滁人出遊的情景是：背着東西的人在路上唱歌，走路的人在樹下休息，前面呼叫，後面應和，老人彎腰前行，小孩由大人牽着抱着，來往不絕。太守與眾宴會的情景是：到溪邊釣魚，溪水深而魚肥；以泉水釀酒，泉水清澄，美酒香醇；山上野味野菜，紛雜地置於席前供賓客和太守饗用。眾賓歡是酒宴上的歡樂：雖然沒有管樂弦樂助興，但投壺的投中了，下圍棋的下贏了，酒杯酒籌交錯雜亂，眾賓大聲喧嘩，非常愉快。而太守醉貌則是：臉色蒼老、頭髮花白，醉醺醺地坐在眾人之間。

第四段寫遊宴之後歸家的情況：夕陽下山，人影散亂，這是太守歸而賓客跟從的情景。樹林陰蔽，鳥聲上下，是遊人走後鳥兒歡唱的情景；這是禽鳥之樂。但是鳥兒知道山林的樂趣而不知遊人的樂趣；這是遊人之樂。而遊人知道隨着太守遊玩的樂趣，而不知太守以他們的快樂為快樂；這是太守之樂。最後第五段是作者自道姓名：醉時能和眾人一起快樂，醉醒能寫文章以識其樂，這就是太守了，太守就是廬陵歐陽修。

文章雖然處處表現歐陽修身為太守之與眾同樂之樂，但作者內心實是有一種憂愁，但在全文中差不多完全看不出，只在文章兩處透露了端倪。第一處是「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『醉翁』也」，當時歐陽修只有三十九歲，卻自稱「翁」，這應是反語，蘊含着被貶後遭投閒置散的深哀。而且他飲少量便醉，他明顯不是好酒之人，卻寄情於酒，則知其內心實有悲鬱寄於其間。他在《題滁州醉翁亭》一文中謂：「四十未為老，醉翁偶題篇。醉中遺萬物，豈復記吾年。」詩中「四十未為老」顯然有弦外之音：暗示尚年輕而有所作為，惜遭貶謫而已；「醉中遺萬物」一句亦富深意，只有寄情於醉，才能忘卻被貶之愁。由此可知，潛藏在歐陽修心底是有一種深愁悲憂，但在《醉翁亭記》中可差不多令人感受不到。此文第二處見他有憂愁乃在「蒼顏白髮，頹然乎其間者，太守醉也」，理論上，一個三十九歲的壯年人不

至於蒼顏白髮，這應是心情鬱結所致的結果：灰顏早現、白髮早生。「頹然」也不只是醉貌，而帶有心情頹唐、精神不振之意。可見歐陽修清醒能與眾同樂，但醉時所表現者反是其真正心情之寫照，這是不細心尋繹文意不會發現的。自以上兩處觀之，歐陽修有與民同樂之歡，內心亦蘊有難向外人道之深憂的，我們理解本文時必須注意此點。

以上所言為內容方面。若從技法角度而言，本文可稱為一篇無懈可擊之美文。我們先從結構上看，全文可謂結構精嚴。如上所述，本文第一段是引子，寫亭周圍的環境及亭名的由來：先寫環滁皆山，接寫琅邪山，繼寫釀泉，然後才帶出主角醉翁亭及其亭的作者及命名由來，如此烘染主角，使主角更為突顯。緊接第二段，就是寫醉翁亭朝暮、四時之景，總歸欣賞此等景色的感情為樂亦無窮。第三段寫在亭上所見出遊和亭上亭畔與眾人宴會之情況，眾賓因而歡，太守因而醉。這是為下文寫樂作鋪墊。第四段，寫太守歸、賓客從，而遊人走，禽鳥樂。共寫禽鳥、遊人、太守三種樂。第五段道出寫文者的姓名，回扣《醉翁亭記》之題。文章第一段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」諸句是全文第一句重心句，作者（醉翁）之意不在酒，乃在山水之樂，接下來第二段寫山水，就是回應「山水之樂」四字來寫的。第三段寫遊人絡繹不絕，遊山玩水，這是從民的角度寫「山水之樂」。至於釀泉作酒，野味野菜陳列席上，觥籌交錯，射壺下棋，這是「宴酣之樂」。總之「山水之樂」、「宴酣之樂」都屬於第四段所謂「人之樂」。而鳥聲上下，飛翔林間，這是遊人去後「禽鳥之樂」。禽鳥樂於遊人去後的純自然山林美景，人樂於山水及宴酣之樂，太守就由本亦有寄情山水之樂，如今見自己治下的滁人有山林之樂和宴酣之樂，於是自己也「樂其樂也」。由此可知，「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」是全文第二句重心句。因此，全文是圍繞着「樂」字展開的，此字如一條金線貫着這篇錦繡文章。文章在呼應上也做得很好，如第一段謂「名之者誰？太守自謂也」，文末則以「太守謂誰？廬陵歐陽修也」應之，形成前後呼應格局。第一段謂「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也」，第三段即以「蒼顏白髮，頹然乎其間者，太守醉也」回應之，使文章處處黏合不離。第二段說「朝而往，暮而歸」，下文第四段則以「已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」呼應之，如此文章便前有伏筆，後有照應，予人滴水不漏之感。

第二個手法特點是寫景狀物之動靜對比。如「負者歌於塗，行者休於樹」，前者動，後者靜，描寫出不同遊人的快樂形象。又如「觥籌交錯，起坐而誼譁者，眾賓懼也。蒼顏白髮，頹然乎其間者，太守醉也」一小段，以眾賓之起坐喧嘩與太守之頹然醉倒的靜態對比，使二者心情之不同躍然紙上。再如「已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，太守歸而賓客從也」，以夕陽之靜景襯托人的「人影散亂」之歸家醉態，好像夕陽目送太守和賓客回家一樣，夕陽也彷彿沾染了人的快樂。還有「樹林陰翳，鳴聲上下」，以樹林之靜態襯托鳥鳴上下之

歡欣動態。以上四例，有人與人、景與人、物與人的各種對比，筆法變化靈動，配合文意而盡情發揮。

本文亦用了層層遞進之修辭手法。如開段介紹醉翁，一層一層地帶出醉翁亭：首先是「環滁皆山也」，第二層是「西南諸峯」，第三層是「琅邪」，第四層是「釀泉」，第五層才是「峯回路轉，有亭翼然」，帶出主角醉翁亭，使之尤為突出。文末寫三種樂亦用層遞法，「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」，禽鳥之樂比不上人之樂，人之樂比不上太守之樂，最後帶出與民同樂之旨。總之，層遞法之運用，使全文主旨更易為讀者所掌握。

文章第四個藝術特點是言近旨遠。歐陽修論文講求言簡意深，他在《論尹師魯墓志》中謂：「故師魯之志，用意特深而語簡，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。」《醉翁亭記》亦頗符此論，如開首第一句「環滁皆山也」即是其例，據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三十九載：「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。頃有人買得他的《醉翁亭記》稿，初說『滁州四周山』，凡數十字；末後改定，只曰『環滁皆山也』五字而已。」由此記載可知，歐陽修此五字實刪減而成，而剩此五字，不僅言簡意賅，將滁州四面環山之特色說出，下文接寫西南諸峯、琅邪等，再引出醉翁亭就一線直下了，否則如原來般寫四周山如何如何，反使焦點不集中，文字亦繁複冗長了。本文的言簡特色還表現在語言清新淺近上，文章極少用艱深字詞，如「作亭者誰？山之僧曰智僊也。名之者誰？太守自謂也。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也。」一小段，明白如話，不煩注釋。全文也沒有用典，純以清新淺近之寫景、敘事、言情取勝，但卻意旨深遠。如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」、「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」兩句，前者富於哲理，令人深思其中意蘊，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」更成為千古名句；後者以三種快樂環環相扣，語句雖淺而意旨甚深，其意愈讀愈厚。另外，全文亦有對仗句，但不刻意求工，如「臨谿而漁，谿深而魚肥；釀泉為酒，泉香而酒冽」雖對仗，但「而漁」對「為酒」只是寬對，足見作者並不因辭害意。然而，全文亦不乏工對，如「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巖穴暝」、「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」等，俱是的對，但全文用對仗句者為數不多，使全文形成散句為主，偶句相濟的風格，可謂駢散結合。但即使是對仗句，仍然維持言近、不用典之風格。其文雖然學韓愈，但又不受限於韓愈，故清人袁枚謂：「歐公學韓文，而所作文全不似韓，此八家中所以獨樹一幟也。」

全文又善轉折變化。明人李騰芳《李文莊公全集》卷九謂：「葩香暗渡而人不知，此文字之妙也。歐公《醉翁亭記》，前面說山、說泉、說亭、說作亭人、說酒、說醉翁，都說了，卻後面還有許多，如何下處。你看他云：『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』拈出酒來，帶下山水，立地便過，不用動棹。譬如左鼻子氣過右鼻子，不消過文傳送，妙絕古今。」這是說歐陽修此文

開首寫山、泉、亭等諸事物，要說下去還有許多，但卻巧妙地拈出「酒」字，說醉翁之意不在於酒，而在於山水，便將焦點帶到下面寫山水了，可見歐陽修為文善於騰挪轉折，變化出神。本文還善於以虛詞轉意，形成轉折變化之美。如第二段「若夫」二字由醉翁亭而轉寫朝暮、四時之景，第三段「至於」則轉寫滁人出遊之樂及太守與眾賓宴飲之樂，第四段以「已而」轉寫暮歸情況，此段中又有「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」一句中的「然而」、「而不知」、「而不知」轉折出三種快樂，第一個「而不知」轉折出人之樂高於鳥之樂，第二個「而不知」則轉折出太守之樂最高。

本篇的特色之一，就是大量運用了「也」、「而」等虛字，使文氣顯得份外舒緩流暢，語調更靈巧，音節更協調，使人有溫潤柔和、韻味深厚的感受。